

漢儒、書賈與作家： 論《棠陰比事》在江戶初期之傳播

林桂如

摘要

日本因與中國一海之隔，其對漢籍的需求，在利益驅使下所塑成的跨海出版文化，呈現出中國書籍與日本文化書寫關係。在此之中，法律相關漢籍因可作為幕府或藩校立法、教育之參考而大量引進，其中尤以宋朝案例集《棠陰比事》最為人所知，並經由文學創作與書肆刊印，為江戶人民喜愛。故本篇欲從最初江戶幕府對此書之關注，至第一部以仿作之名刊行的日本文學作品《本朝櫻陰比事》為止，以仲介者角度出發，論述此段時期《棠陰比事》是如何經由漢儒、民間作家以及歷來研究中較為人忽略的書坊主之手，從一部艱澀難懂之漢籍成為江戶家喻戶曉之流行作品。文中首先分析江戶初期大儒林羅山（1583-1657）與幕府對《棠陰比事》傳播之貢獻；其次就現存可見江戶書籍出版目錄，觀察《棠陰比事》於京都、江戶二地之實際販售情況；最後以大坂作家井原西鶴（1642-1693）《本朝櫻陰比事》為中心，從與合作書肆之互動，探討《棠陰比事》於江戶通俗化之轉變，了解漢籍在江戶傳播之際，京都、江戶、大坂三都書肆於其間所啟作用。

關鍵詞：棠陰比事、吳訥、林羅山、本朝櫻陰比事、井原西鶴

2015/10/23 收稿，2015/12/25 審查通過，2015/12/28 修訂稿收件。

* 林桂如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Confucians, Publishers and Writers: the Spread of *T'ang-yin-pi-shih* in early Edo Japan

Lin Kuei-ju

Abstract

As Japan and China are divided by sea, in the past Chinese books were sold to Japanese by Chinese merchant ships as a commodity, and this overseas publishing culture created by the business sales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books and culture writing of Edo Japan. Among these imported books,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casebooks were introduced to the Shogun and Military Governor schools for the used of legislation and education. And among these casebooks, *T'ang-yin-pi-shih* 棠陰比事 was the most well-known one, and the rewriting and publishing of this book demonstrates its popularity and common people's interests in it.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how this Chinese casebook, originally difficult for the most common people in Japan, could be turned into a more popular version in the Edo Japan by a Japanese Confucian Hayashi-razan 林羅山, and a publisher and writer Ihara Saikaku 井原西鶴. I will mainly focu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First, I will analyz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onfucian Hayashi-razan 林羅山 and the Shogun for the spread of *T'ang-yin-pi-shih*. Second, the Edo book publishing catalog will serve as a reference material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actual sales situation of *T'ang-yin-pi-shih* in Kyoto and Edo. Third, there will also be an analysis on *Hon chou o in hi ji* 本朝櫻陰比事, which was written by the Osaka author Ihara Saikaku, in order to illustrate how *T'ang-yin-pi-shih* became popular in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Edo Japan and the role played by bookstores in Kyoto, Edo and Osaka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books.

Keywords: *T'ang-yin-pi-shih*, Wu na, Hayashi-razan, *Hon chou o in hi ji*, Ihara Saikaku

一、前言

東亞文化交流一直為學界關注之重要課題，從與異國相互往來中，不僅可建構一文化環流影響下的新視野，亦可重新檢視自身在歷史時空的定位。而除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外，漢籍流通對東亞文化的形塑，更有其不可磨滅的意義，尤其是鎖國政策下的日本江戶時代，漢籍作為商品，於利益驅使下所塑成的跨海出版文化，呈現出中國書籍與日本江戶文化書寫之關係。在此之中，法律相關漢籍因可作為幕府或藩校立法、教育之參考而大量引進，並加以翻刻註釋，以利流傳，其中尤以宋朝案例集《棠陰比事》最為人所知，並經由文學創作與書肆刊印，為江戶人民喜愛。

《棠陰比事》為南宋桂萬榮（生卒不詳，慶元 2 年〔1196〕進士）所撰，據桂萬榮前序（序末記年宋寧宗嘉定 4 年，1211），在開禧丁卯（3 年，1203）春，因任滿，為糾曹孫起予（生卒不詳）留款竟日，其中孫起予說起最近番陽尉胥被殺一案，在證據皆具且嫌疑者亦承伏情況下，因已尚存疑慮，親赴臺府暫緩此事，重啟調查，發現真凶果另有他人，阻止一冤案產生，並提醒「凡典獄之官，實生民司命，天心向背，國祚脩短係焉，比他職掌尤當謹重」¹此後桂萬榮屢思此事，遂於暇日取和凝（898-955）父子《疑獄集》，並參以鄭克（宋人，生卒不詳）《折獄龜鑑》，比事屬詞，聯成七十二韻，號曰《棠陰比事》，並擬鈔諸木，以廣其傳。²

桂萬榮《棠陰比事》共一四四則，兩則相連成一篇，大都在文末標有出處，如第一篇題〈向相訪賊錢推求奴〉，³記載丞相向敏中（949-1020）洗清僧冤（「向相訪賊」）與錢若水（960-1003）尋富家逃亡女奴（「錢推求奴」）二則故事，文末標注出自司馬光《涑水紀聞》。⁴「向相訪賊」描述一僧求

¹ 本篇所用《棠陰比事》*Tangyinbishi* 版本為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第 729 冊（臺北[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 年），上海涵芬樓借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景元鈔本景印，頁 2。

² 此序記「歲在重光協洽閏月望日」，重光協洽為辛未年，應是宋寧宗嘉定 4 年（1211）。除此序外，前另有劉隸序（嘉定癸酉良月既望，1213），其中引西漢于定國父子公所謂「我治獄多陰德」典故，以當朝錢若水於郡府小官時問獄得情，故現榮達為証，贊許桂萬榮如今撰成此書，其後不可限量（頁 1）。書末尚有桂萬榮表弟張處（生卒不詳）後序，亦強調疑獄之重要（頁 365）。

³ [宋] Song 桂萬榮 Gui Wanrong：《棠陰比事》*Tangyinbishi*，頁 5-7。

⁴ [宋] Song 司馬光 Sima Guang：《涑水紀聞》*Sushui ji wen*，收於《宋元人說部叢書（下冊）》

宿於一戶門外，夜半忽見賊攜一婦人與財物翻牆而走，僧恐遭誤，急走而去，卻誤墜井中，井中已有一死屍，即為與賊逃走婦人，僧因而蒙冤，不勝拷打，僅能誣服，其後向敏中派吏密訪，一老嫗終於說出真兇，因而捕獲。「錢推求奴」描述有一富家女奴逃亡，女奴父母訴於州，此州錄參因與富家有前嫌，故誣陷其殺人毀屍，錢若水疑而不決，密遣人尋訪，終尋得女奴。兩則皆為釋冤，且蒙冤者皆處於一無從申辯情況下，最終因審判者謹慎疑獄態度而破案。桂萬榮以當朝名臣向敏中與錢若水所破冤案作為一書之始，以此呼應序中所強調「凡典獄之官，實生民司命，天心向背，國祚脩短係焉，比他職掌尤當謹重」，將刑獄與政治作一連結。

另，桂萬榮有一後序，記此書刊行二十四年後，其面見皇帝宋理宗（1224-1264）之首尾：

端明改元七月乙卯（1234），萬榮以尚右郎蒙恩升對，首奏守一心之正以謹治原，次奏懲群吏之貪以固邦本。天威咫尺，洵賜褒嘉。既而玉音巽發，謂：「朕嘗見卿所編《棠陰比事》，知卿聽訟決能審克。」萬榮即恭奏：「臣昨調建康司理右掾，待次日久，因編此以資見聞。豈料天侈其逢，誤關乙覽，容臣下殿恭謝。」既出黃門，便有力求此本者。鑿梓星江，遠莫之致，是用重刊流布，庶可上廣聖主好生之德，下裨蒞官哀矜之志。十月既望，朝散大夫新除直寶章閣知常德府桂萬榮謹識。⁵

從此序文可知，《棠陰比事》前雖已有《疑獄集》、《折獄龜鑑》等案例集刊行，然因深知典獄一職不僅攸關人命，更對國祚有所影響，故重加編纂，其後更因皇帝乙覽之效，使其重刊廣布。之後此書在不斷重梓與改編下，不僅有元版、明版、朝鮮版，亦傳至日本，經由江戶初期大儒林羅山（1589-1657）之訓解，繼而在坊間書肆推波助瀾下，《棠陰比事》廣傳民間，在此潮流中，大坂作家井原西鶴（1642-1693）刊行浮世草子《本朝櫻陰比事》（簡稱《櫻陰比事》），開啟《鎌倉比事》、《日本桃陰比事》等「比事」類作品創作風潮。

Song Yuan ren shuobu congshu (xia ce) (臺北[Taipei]: 中文出版社[Zhongwen chubanshe], 1980年) 卷2和卷7, 頁629、655。

⁵ [宋] Song 桂萬榮 Gui Wanrong: 《棠陰比事》 *Tangyinbishi*, 頁35。

關於《棠陰比事》東傳之研究，幾乎都集中於兩方面：一為以林羅山之名傳世之二部註解本《棠陰比事諺解》與《棠陰比事加鈔》之真偽以及內容比較等問題；二為就《棠陰比事》一書與《本朝櫻陰比事》等日本「比事」類作品進行比較分析。兩者研究成果豐碩，可知從漢籍《棠陰比事》轉為江戶文學作品中之演變與受容。本篇欲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從最初江戶幕府對《棠陰比事》之關注，至第一部以仿作之名刊行的日本文學作品《本朝櫻陰比事》為止，以仲介者角度出發，論述此段時期《棠陰比事》是如何經由漢儒、民間作家，以及歷來研究中較為人忽略的書坊主之手，從一部艱澀難懂之漢籍成為江戶家喻戶曉之流行作品。文中首先就漢儒部分進行論述，探討江戶初期大儒林羅山（1583-1657）與幕府對《棠陰比事》傳播之貢獻，並就其註解本《棠陰比事諺解》與明版《棠陰比事》編纂者吳訥（1372-1457）之關係進行論述；其次，就現存可見江戶時期的書籍出版目錄，分析《棠陰比事》於京都、江戶二地之實際販售情況；最後以大坂作家井原西鶴（1642-1693）《本朝櫻陰比事》為中心，從其與合作書肆之互動，觀察《棠陰比事》通俗化之轉變，希冀以此了解漢籍在江戶初期傳播之際，除漢儒等上層階級外，京都、江戶、大坂三都書肆於其間所起作用。

二、《棠陰比事》東傳與林羅山

《棠陰比事》於鎌倉時代（1185-1333）已傳至日本，至江戶初期為幕府所注意，其中關鍵人物為大儒林羅山（1583-1657）。⁶據林羅山年譜，慶安3年（1650）庚寅中記有「先生六十八歲。今夏五月尾陽義直逝於江戶邸，先生哀慕，作挽詞奉悼之。初，先生在駿府時，既謁義直卿、賴宣卿、賴房卿，故三卿共善之。曾應義直卿之求作《神社考詳節》、《宇多天皇紀略》等常談本朝故事；應賴宣卿之求作《棠陰比事諺解》，且屢問法律之事。」⁷

⁶ 林羅山為藤原惺窩（1561-1619）弟子，歷任德川家康（1543-1616）至家綱（1641-1680）四代將軍，並將朱子學立為官學，可謂江戶初期最重要之漢儒。關於林羅山生平請參閱〔日〕鈴木健一 Suzuki Kenichi：《林羅山年譜稿》Hayashirazan nenpuko（東京[Tokyo]：ぺんかん社[Penkansya]，1999年）。

⁷ 〔日〕林羅山 Hayashi Razan：《羅山先生詩集》Razan sensei shishu（京都史蹟會編，京都[Kyoto]：平安考古學會[Heian koko gakukai]，1920-1921年）卷4，〈羅山林先生集附錄〉“Razanhayashi sensei shu furoku”卷第一，頁30。

記載林羅山奉紀伊國藩主德川賴宣（1602-1671）之命撰寫《棠陰比事》註解本《棠陰比事諺解》，⁸德川賴宣為德川幕府御三家之一，偏愛律法之研讀，其所在的紀州藩日後即以研究明律著名。⁹另，林羅山在寬永 12 年（1635）亦曾奉旨編寫《倭漢法制》，¹⁰即德川幕府很早就關注中國法制相關書籍，並要求漢儒對此進行書籍撰寫與說明。¹¹林羅山自身亦對律法相關書籍有所

⁸ 松村美奈推測《棠陰比事諺解》寫作時期應是在德川賴宣拜謁時期的寬永元年（1624）至寬永 11 年（1634）期間，參見〔日〕松村美奈 Matsumura Mina：〈『棠陰比事』の注釈書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林羅山との関連を軸に——〉“*Toinhiji no cyusyakusho nitsuite no ichikosatsu: Hayashi Razan to no kanren wo ziku ni*”，《文学研究》*Bungaku kenkyu* 95 號（日本文学研究会，2007 年 4 月），頁 54。另，關於《棠陰比事諺解》對《棠陰比事》於日本之發展影響，請參閱〔日〕長島宏明 Nagashima Hiroaki：〈調査報告八 常磐松文庫藏『棠陰比事』（朝鮮版）三卷一冊〉“*Cyosa hokoku hachi: tokiwamatsubunko zo Toinhiji (cyosenhan) sanmaki isatsu*”，《實踐女子大學文藝資料研究年報》*Jisen zyoshi daigaku bungei shiryō kenkyū nenpo* 第 2 號（1983 年 3 月），頁 43-99、〔日〕大久保順子 Okubo Junko：〈『棠陰比事』系列裁判小考——「諺解」「加鈔」「物語」の翻訳と変容〉“*Toinhiji keiretsu saiban syoko: genkai, kasho, monogatari no honyaku to henyō*”，《香椎潟》*Kashihigata* 44 卷（1999 年 3 月），頁 79-92、〔日〕渡辺守邦 Watanabe Morikuni：〈仮名草子と羅山〉“*Kanazoshi to Razan*”，《言語と文芸》*Gengo to bungei* 88（1979 年 9 月），頁 109-135、〔日〕鈴木健一 Suzuki Kenichi：〈林羅山の文学活動〉“*Hayashi Ranzan no bungaku katsudo*”，《国文学・解釈と鑑賞》*Kokubungaku: kaisyaku to kansyō* 第 73 卷 10 號（2008 年），頁 37-45、〔日〕松村美奈 Matsumura Mina：〈『棠陰比事』の注釈書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林羅山との関連を軸に——〉“*Toinhiji no cyusyakusho nitsuite no ichikosatsu: Hayashi Razan to no kanren wo ziku ni*”，頁 51-62、〔日〕周瑛 Zhou Ying：《江戸期の裁判説話と『棠陰比事』》*Edocho no saibanseitsuwa to Toinhiji*（東京[Tokyo]: 汲古書院[Kyukushoin]，2015 年）〈第三章 『棠陰比事諺解』のと特質について〉“*Toinhijigenkai no to tokushitsu nitsuite*”，頁 57-90 等。

⁹ 如德川賴宣之子德川光貞（第二代藩主，1627-1705）曾命榊原篁洲（1656-1706）撰《明律例諺解》31 冊、《明律合解》70 冊，可參見《重訂御書籍目錄》*Juteioshosekimokuroku*，（著者不詳，寫本，藏於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無頁數）。另可參見〔日〕松下忠 Matsushita Tadashi：〈大明律研究に於ける紀州藩と護園学派〉“*Daiminritsukenyō niokeru kishuhan to Goingakuha*”，《和歌山大学学芸学部紀要 人文科学》*Wakayama daigaku gakuげigaubukiyo jinbun kagaku* 3（1953 年 3 月），頁 68-85。

¹⁰ 〈羅山林先生集附錄〉卷第一記有「先生五十三歲，正月奉旨抄出《倭漢法制》，輯為三卷獻之。」（《羅山林先生詩集》卷 4），頁 23。另在同〈羅山林先生集附錄〉之卷 4「編著書目」中亦有「《倭漢法制》三卷（下有小字為「罹丁酉之災」），寬永十二年應教而獻之」，頁 57。

¹¹ 如在屬尾張義直（德川家康第九子，1601-1650）的《御書籍目錄》中記有「《棠陰比事》寫本」，在寬永時期處亦記有「《棠陰比事》假名本 五冊」與「《棠陰比事》五冊板本」。

注意，在其《梅村載筆》一書中記有「刑書」一類，下列「律令、大明律、同講解、律解弁疑、洗冤錄、無冤錄、折獄明珠、評¹²刑要覽、棠陰比事（小注：桂萬榮撰）、廉明公案、古今律。」¹³林羅山除為德川賴宣撰寫《棠陰比事諺解》外，更有《棠陰比事》手抄本，¹⁴現藏於日本內閣文庫，分上中下三卷，共一冊，高寬為 27.2×18.7 公分，半葉十行，一行十八字，首為目錄，其後依序為田澤、桂萬榮序文，¹⁵無頁數。卷三末記有「居延田澤校正、標題、音義」，書最末葉記：「右《棠陰比事》上中下，以朝鮮板本而寫焉，因依壽昌玄琢、生白玄東、金祇景、貞順子元之求之而口誦之，使侍側者點朱墨矣。吾邦刑曹之職，陵廢久矣。余於是乎不能無感欽恤之誠，且又以朝鮮別板處處一校焉，雖然他日宜再訂正，以筆削而可也，此點本即傳寫于四人家云，元和己未（1619）十一月二十七日。」¹⁶文中所提壽昌玄琢、生白玄東、金祇景、貞順子元，分別為野間玄琢（1590-1645）、菅得庵（1581-1628）、金子祇景與角倉素庵（1571-1632）。¹⁷野間玄琢為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1579-1632）之侍醫，金子祇景為著名京都所司代板倉勝重（1545-1624）之家臣，菅得庵、角倉素庵與林羅山同為藤原惺窩（1561-1619）弟子，此四子請求林羅山為其口誦《棠陰比事》，林羅山並從《棠陰比事》一書深感理獄欽恤態度之重要，而有家國相關制度荒廢之嘆，以朝鮮版本進行抄寫訓點，並與其他朝鮮版校之，將此朱墨點本傳與四家。

¹² 應為「祥」。

¹³ 〔日〕林羅山 Hayashi Razan：《梅村載筆》*Baisou saihitsu*（收於《日本隨筆大成》*Nihon zuihitsu taisei*（第 1 期 1），東京[Tokyo]：吉川弘文館[Yoshikawa kobunkan]，1975 年）地卷，頁 37。

¹⁴ 〈羅山林先生集附錄〉卷 4「編著書目」中有「《棠陰比事抄》三卷」（頁 60）。

¹⁵ 桂萬榮〈序文〉末有二注：一在「棘林無夜哭」處，注為「《文選》三十六：『棘林多夜哭之鬼』，注：『《周禮》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春秋·元命苞》云：『樹棘槐聽訟於其下，鬼哭，謂誅無辜也。』」；二在序末，記「《大明一統志》四十六：『浙江寧波府宋桂萬榮，慈溪人，慶元初進士，歷典州郡，所至有聲，終直秘閣，著《棠陰比事》行世。』」

¹⁶ 另收在〔日〕林羅山 Hayashi Razan：《羅山先生詩集》*Razan sensei shishu* 卷 2，〈棠陰比事跋〉“*Toinhijibatsu*”，頁 198。

¹⁷ 參見〔日〕松村美奈 Matsumura Mina：〈『棠陰比事』の注釈書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林羅山との関連を軸に——〉“*Toinhiji no cyusyakuho nitsuite no ichikosatsu: Hayashi Razan to no kanren wo ziku ni*”，頁 52 與〈『棠陰比事』をめぐる人々——金子祇景の人的交流を中心に〉“*Toinhiji wo meguru hitobito: Kaneko Gikei no hitotekikoryu wo cyushin ni*”，《愛知大学国文学》*Aichi daigaku kokubungaku* 47（2007 年 11 月），頁 13-26。

林羅山抄本所用朝鮮版底本為元版《棠陰比事》，由田澤（生卒不詳）加以註解刊行，田澤在其序文中，言於大德癸卯年（大德 7 年，1303）被命為推刑，於蘭澧得桂萬榮《棠陰比事》，從中體認刑獄之重要，尤以「疑獄」為重，最後云：「觀其釋冤、辨誣、摘姦、發伏，以至察慝、鈎慝之智，迹賊、譎賊之術，如良醫眡脈候之生死，明鑑別物象之妍媸，一見瞭然在目。輒因公退之暇，取開封鄭氏評語列之各條之下，且復揭其綱要，疏其音義，而標題於上，命工繡梓，用廣其傳，俾凡為士師之官、掌刑之吏，得是書而熟閱之，不惟足以資夫人之多識，亦庶幾乎天下無冤民，無冤民則氣和、形和、聲和而天地之和應矣。其於嘉師祥刑，豈曰小補云。時至大元年（1308）孟冬吉日承事郎澧州路總管府推官居延田澤謹序。」¹⁸從此序可知，田澤於澧州任官之暇，取桂萬榮《棠陰比事》進行編改，並於篇後加上《折獄龜鑑》作者鄭克之語，且加注標題、音義進行解說。此元版傳至朝鮮，在朝鮮進行刊印，並傳入日本，成為林羅山教讀四子書籍。

除林羅山手抄本外，內閣文庫另藏有一《棠陰比事》古活字本，¹⁹分上中下三卷，共三冊，上下單邊，左右雙邊，版心記有書名、頁數，粗黑口，花魚尾，半葉十行，一行十八字，無刊記，有訓點。正文前依序為田澤序文、桂萬榮序文與三卷目錄。此活字本與林羅山抄本在內文格式、眉批內容可謂一致，然目錄與序文順序相反，且訓點不同，在桂萬榮序文行數上亦有小異，另在林羅山抄本中有將漏抄之字填於此行最末，²⁰此現象不見於古活字本中。即當時朝鮮本《棠陰比事》傳入日本後，除林羅山使用外，亦有將其訓點後以活字印刷，作為傳播之用，如在《先哲叢談》中論述林羅山處記有一條：「又嘗て人に邀へられて祇園の神會を觀る。適々一諸生《棠陰比事》を袖にし來りて問ふ。羅山一一之を説き、晷既に移りて、遂に會を觀ず（另曾有人邀其參觀祇園神會，適一書生攜《棠陰比事》前來詢問，羅山一一解說，花費時日，遂未觀神會）。」²¹雖無法得知書生袖

¹⁸ 引自〔日〕林羅山 Hayashi Razan：《棠陰比事》*Toinhiji* 手抄本。

¹⁹ 古活字本泛指慶安（1648-1651）以前出版之活字版本，讀者為上層階級人物。參見〔日〕井上敏幸 Inoue Toshiyuki 等編：《元祿文學を学ぶ人のために》*Genroku bungaku o manabu hito no tameni*（京都[Kyoto]：世界思想社[Sekai shisoshu]，2001 年），頁 224。

²⁰ 分別在〈趙和贖產〉本文與〈承天議射〉鄭克按語處。另，在林羅山抄本下卷中，其頁數錯置十分嚴重。

²¹ 〔日〕原念齋著 Hara nensai、塚本哲三 Tsukamoto Tatsuzo 編：《先哲叢談》*Santetsusodan*

中所攜《棠陰比事》是何版式，然可知在林羅山活動時期，《棠陰比事》已在上層知識階級流傳，林羅山儼然成為《棠陰比事》之解說者。故當京都書坊主木村市郎兵衛刊行《倭板書籍考》時，於「《棠陰秘²²事》」一條下記：「上中下三卷アリ。宋ノ末桂萬榮力作ナリ。古來ノ名賢罪人ノセンサク訴訟ノ判斷ヲ集メタル書也。好書ナリ。蒙求ノ體ニヨツテ作りタル書ナリ。羅山ノ點ナリ（有上中下三卷，宋桂萬榮所作，此書所集乃古來名賢訴訟調查罪犯之判決書，為一好書，以《蒙求》之體作成，林羅山訓點。）」²³點出《棠陰比事》與林羅山關係，可知林羅山之地位與名聲，應是讓《棠陰比事》能從眾多東傳漢籍刑法書中脫穎而出，成為江戶最流行的中國案例集原因之一。

其次，關於林羅山為德川賴宣所著《棠陰比事診解》，現存皆為寫本，藏於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者，有「紀伊國德川氏圖書記」與「南葵文庫」印記，分上中下卷，無頁數，每葉約為十一行，一行字數不定。²⁴首有〈棠陰比事綱要〉，對標示於元版《棠陰比事》中每則案例上方之「釋冤」、「察姦」等共十七種標題進行日文解釋。與元版不同者，在每則僅一案例，非兩案並列。案例題目為漢文原文，內容為假名翻譯，文末說明此則屬十七種標題中之何種，其次有鄭克評語譯文、人物介紹、字詞解釋或律法解說，其中律法解說幾乎引自《疑獄集》內容，²⁵如在〈宗元守辜〉一則末寫道：

（東京[Tokyo]：有朋堂書店[Yuhodoshoten]，1920年），卷之一「林忠」，頁17。

²² 應作「比」。

²³ 〔日〕幸島宗意 Kojima Soi：《倭板書籍考》*Wahan shosekiko* 10卷，為元祿15年（1702）三月京都木村市郎兵衛刊本，收於《日本書目大成》*Nihon shomoku taisei* 第3卷（東京[Tokyo]：汲古書院[Kyuko shoin]，1979年），頁46。

²⁴ 除東京大學總和圖書館本外，尚有臺北帝國大學藏本（現藏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上中下三冊，每冊首葉有「舊和歌山德川氏藏」、「南葵文庫」、「臺北帝國大學圖書」與「臺北帝國大學圖書印」四印，內容與東京大學藏本相同，皆半葉十一行，但一行字數不同，字跡相異，書寫習慣亦不同，如東京大學藏本中作「也」字處，臺北帝國大學本常是作「ナリ」，而非漢字「也」，知抄者不同。另在〔日〕松村美奈 Matsumura Mina：〈『棠陰比事』の注釈書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林羅山との関連を軸に——〉“*Toinhiji no cyusyakuho nitsuite no ichikosatsu: Hayashi Razan to no kanren wo ziku ni*”，頁53中還記有肥前島原圖書館松平文庫藏本以及岡田真舊藏本兩種。

²⁵ 另亦有引自《無冤錄》（〈宗元守辜〉、〈李公驗禪〉、〈王臻辨葛〉）或是舉日本之例（〈符融沐枕〉）參照，以及林羅山自身對此則之考察（〈韓參乳醫〉、〈梁適重誼〉、〈孔議晉母〉）。

《疑獄集》云：「《大明律》：凡保辜者，責令犯人醫治，辜限內皆須因傷死者，以鬪毆殺人論。其在辜限外死者，各從本毆傷法，若折傷以上辜內醫治平復者，各減二等，辜限滿日不平復者，各依律全科。又按《唐律》云：保辜限內死者，依殺人論，限外死者，依本毆傷法。又按《元史·刑法志》云：保辜限內死者，依殺人論，辜限外死者，杖一百。蓋元氏未嘗定律，及聖朝未定律之先，皆以《唐律》比擬，故我朝律文多宗《唐律》，而此條亦本之也。吳訥曩在南京會審刑部，罪囚有毆人辜限外死者，訥曰：當依本毆傷法。或曰：《律》云辜限滿不平復者，全科，此當死。訥曰：所云限滿不平復全科者，因上文折傷以上，限內平復，減二等立文，蓋謂辜內雖平復而成殘廢篤疾及限滿不平復者，則全科折傷之罪。若曰：辜限外死者，全科死罪，則律文何不云傷不平復而死者，絞，而虛立此辜限乎？後此囚會赦得免，然或人終不以愚言為然也。近讀〈宗元守辜〉事有感，因備載之，讀者評焉。」²⁶

《疑獄集》為五代和凝父子所集之書，然其中卻出現《大明律》、《元史》等書籍，且有所謂「訥曰」，此「訥」實乃明朝改編《棠陰比事》之吳訥（1372-1457），即林羅山引自所謂《疑獄集》內容全為吳訥加於〈宗元守辜〉此則後之「謹按」內容。

《學海類編》收有題為吳訥所輯《棠陰比事原編》、《棠陰比事續編》與《棠陰比事補編》三篇，其中《棠陰比事原編》所收為桂萬榮《棠陰比事》中之八十則，書中言吳訥將《棠陰比事》一四四則刪為八十，去幾近一半內容，原因在於「惜其徒拘聲韻對偶而敘次無義」，且「凡事弗可為法及相類復出者，悉為刪去，其存者得題八十，別為序次，以刑獄輕重為先後，標題文仍其舊，紀事乖僻者稍為更正隲括」，²⁷桂萬榮以兩則相連為一篇，原因即在兩則有其共通性，其中自然不乏故事類似，吳訥將其刪除，

²⁶ [日]林羅山 Hayashi Razan：《棠陰比事諺解》*Toinhiji genkai*，藏於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無頁數。

²⁷ [明]Ming 吳訥 Wu Na：《棠陰比事原編》*Tangyinbishi yuan bian*，收於《百部叢書集成》*Baibu congshu jicheng*，《學海類編》*Xuehai Leibian* 第11函（臺北[Taipei]：藝文印書館[Yiwen yinshuguan]，1967年），頁33a。

且不按桂萬榮七十二韻方式，是「以刑獄輕重為先後」將故事重新編排，如第一篇改為〈漢武明繼〉，描述漢景帝時，一廷尉因繼母殺其父，故將繼母殺死，依律殺母以大逆論，而當時身為太子之武帝認為當繼母殺父時，其母子恩義已斷，故此案宜作殺人而非大逆罪。最後一則為〈孝肅杖吏〉，描述包拯知開封時，有一吏為罪犯所賄，此吏告訴受刑者，上庭時僅不斷自辯，我自能幫你分罪。此罪者依言行事大喊其冤，此吏於是大聲斥責，包拯厭此吏攬權，杖打此吏而寬宥罪者，雖欲以折吏勢而不知實為所騙，吳訥於文末按語云：「桂氏載於篇中，而愚特取以終篇者，蓋欲責者知所警也。」²⁸將此篇置於文末，以示警惕。另《棠陰比事續編》所錄為從漢代至宋代十三位清官與十位惡官，《棠陰比事補編》則是收從漢代至明代案例。在《棠陰比事原編》〈宗元守辜〉末可見上述《棠陰比事諺解》引文，然據佐立治人教授考察，吳訥所編書名應為《祥刑要覽》，此三書是後人所纂：《棠陰比事原編》取自《祥刑要覽》中吳訥再編《棠陰比事》部分；《棠陰比事續編》則是《祥刑要覽》中的〈善惡法戒〉；《棠陰比事補編》是取自陳察（1482-1539）增補《祥刑要覽》部分。²⁹雖從上述《梅村載筆》一書中所記林羅山藏書中可見《祥刑要覽》，然《祥刑要覽》中並未載〈宗元守辜〉一則，自然無吳訥按語。林羅山明言此段內容出自《疑獄集》，內閣文庫藏有林羅山《疑獄集》十卷之手抄本，此十卷本《疑獄集》前四卷為和凝父子所撰原《疑獄集》內容，後六卷為明朝張景（生卒不詳，嘉靖癸未進士）所增補。³⁰張景增補中有「謹按」內容者為〈漢武明經〉、〈戴爭異罰〉、

²⁸ [明] Ming 吳訥 Wu Na :《棠陰比事原編》 *Tangyinbishi yuan bian* , 收於《百部叢書集成》 *Baibu congshu jicheng* ,《學海類編》 *Xuehai Leibian* 第 11 函 , 頁 30b 。

²⁹ 請參閱 [日] 佐立治人 Sadachi Naoto :《『棠陰比事原編』『棠陰比事續編』『棠陰比事補編』と呼ばれる裁判逸話集について》“*Toinhijigenpen, Toinhijizokuhen, Toinhijihohen to yobareru saibanitsuwasuyu nitsuite*”,《法史学研究会会報》 *Hoshigaku kenkyukai kaiho* 12 (2008 年 3 月), 頁 88-95 。

³⁰ 所用版本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Y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第 729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3 年), 提要云:「《補疑獄集》六卷, 明張景所增, 共一百八十二條。所記皆平反冤濫、抉摘姦惡之事。書中閒有按語, 稱訥曰者, 不著其姓。又包拯杖吏一條, 稱桂氏取以載入篇中, 愚特取以終篇云云, 亦不言桂氏為誰。考宋端平中, 桂萬榮摭凝父子所載事迹, 益以鄭克之《折獄龜鑑》, 編為《棠陰比事》一書。明景泰中, 吳訥又刪補之, 則所謂訥者, 乃吳訥。所謂桂氏, 即萬榮。景乃剽割其文, 不著所出, 又復刊削不盡, 是亦不去葛龔之類矣。景號西墅, 汝陽人, 嘉靖癸未進士, 此書乃其官監察御史時作也。」(頁 795-796)

〈曹駁坐妻〉、〈宗元守辜〉、〈孝肅杖吏〉和〈虔效鄧賢〉，除〈戴爭異罰〉外，其他五則「謹按」皆可見於《棠陰比事諺解》，另在《棠陰比事諺解》〈程簿舊錢〉一則中，林羅山亦加進《疑獄集》卷九〈程簿舊錢〉中之注文內容。即林羅山在編寫《棠陰比事諺解》時，依元版《棠陰比事》內容進行日文訓解與翻譯，因自身曾抄寫過張景《疑獄集》十卷本，知其中亦載有《棠陰比事》，故取其注文與按語原封不動加入《棠陰比事諺解》中。

三、上行下效：書肆的加入與商業販售

以林羅山之名傳世的《棠陰比事》註解本，除上述《棠陰比事諺解》外，尚有一部《棠陰比事加鈔》(簡稱《加鈔》)。因二書注釋所引書目相異，加以《棠陰比事加鈔》中漢籍引用偏少、譯文亦較白話、文中出現「羅山先生云」等因素，最重要的是《棠陰比事諺解》此書名明確記於林羅山文集中，故一般認定《棠陰比事加鈔》應是他人借林羅山之名所作。³¹現存《棠陰比事加鈔》為三卷，有六冊與八冊本，³²正文(附訓讀，上框外標有「釋冤」等標題)後接假名翻譯，假名翻譯部分時加入詞彙或人物說明，有眉批，³³目錄首葉下記「四明桂萬榮編集／居延田澤校正」(兩行)，正文(漢文)一行十七字，翻譯(和文)為一行二十一字，白口，雙魚尾，版心標有書名與頁數，書末有刊記：「寬文二年(1662)壬寅年猛秋嶮川通二条下ル町山形屋七兵衛刊行」。山形屋七兵衛另刊有《歷代帝王紹運圖》(刊行年不詳)、《博物志》(延保5年刊，1677)等漢籍和刻本，為專刊漢籍之書肆。

³¹ 如長島宏明認為《棠陰比事加鈔》作者為林羅山門人所作，大久保順子亦推斷《棠陰比事加鈔》作者非林羅山。參見〔日〕長島宏明 Nagashima Hiroaki：〈調查報告八 常磐松文庫藏『棠陰比事』(朝鮮版)三卷一冊〉“Cyosa hokoku hachi: tokiwamatsubunko zo Toinhiji(cyosenhan) sanmaki isatsu”，頁43-99、〔日〕大久保順子 Okubo Junko：〈『棠陰比事』系列裁判小考——「諺解」「加鈔」「物語」の翻訳と変容〉“Toinhiji keiretsu saiban syoko: genkai, kasho, monogatari no honyaku to henyō”，頁79-92。

³² 六冊本可參見〔日〕花田富二夫 Hanada Fujio 等編：《假名草子集成》Kanazoshisyusei 第53卷(東京[Tokyo]：東京堂[Tokyodo]，2015年)，頁48-142。本篇所用版本為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本。

³³ 如在〈強至油幕〉「鄭克曰」上方，眉批：「積油萬石則自然生火，晉武帝大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也，《博物志》」，其他處則有與其他版本比對內容記載。

京都書籍出版歷史雖然悠久，然以商業利益為書籍刊刻目的所成立的書肆，則是在慶長年間（1596-1614）於京都門前町出現，江戶是元和 5 年（1619）由伊藤新兵衛出版《庭訓往來》開始，大坂則晚至寬文 11 年（1671）左右。³⁴當時漢籍相關書籍刊行以京都為主，有書肆七十二間自比為孔門七十二賢，其中更有十間稱之十哲，分別為林、村上、野田、山本、八尾、風月、秋田、上村、中野與武村。名列第一的林家，為大儒林羅山親族所開，此些書肆被稱為「物之本屋」，專出佛書、漢籍、醫學與古典文學相關書籍，其讀者群固定，幾乎為貴族、僧侶與武士階層，故大都集中於寺町、二条、五条橋（五条）等貴族、僧侶與武士所處區域。³⁵

雖無法確定《棠陰比事加鈔》作者，然因由書肆刊行，其流行範圍絕對較寫本《棠陰比事諺解》更為寬廣，加以刊行之寬文 2 年正是書籍商業販售如火如荼進行之際，就現存可見江戶時期書籍之商品目錄中，可見《棠陰比事加鈔》販售記錄，以下就《江戶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錄集成》中所收十部書籍目錄，其中所記《棠陰比事》相關書籍品項，以表列之。³⁶（註：「書目」欄中括號內容，為目錄中於此書下所注作者說明文。）

時間	書名 (刊行者)	分類	冊 數	書目 (作者說明)	書肆	書價
約寬文 6 年 (1666)	和漢書籍目 錄 (不詳)	和書並假 名類	三	棠陰比事	無	無
			五	同假名	無	無
			五	棠陰比事抄	無	無

³⁴ 參見〔日〕井上敏幸 Inoue Toshiyuk 等編：《元祿文學を学ぶ人のために》*Kenrokubungaku o manabuhito no tameni*，頁 225。

³⁵ 參見〔日〕羽生紀子 Haniu Noriko：《西鶴と出版メディアの研究》*Saikaku to syubannmedia no kenkyu*（大阪[Osaka]：和泉書院[Izumi shoin]，2000 年），頁 233-236。

³⁶ 參見〔日〕慶應義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庫 KEIO Institute of Oriental Classics 編：《江戶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錄集成》*Edojidai shorin shuban shoseki mokuroku syusei*（東京[Tokyo]：井上書房[Inoueshobo]，1962-1964 年），第 1 至 3 冊。

寬文 10 年 (1670)	增補書籍目錄(京都西村又左衛門、江戶西村又右衛門)	假名和書	三	棠陰比事	無	無
			五	同假名	無	無
寬文 11 年 (1671)	新板增補書籍目錄(京都山田市郎兵衛)	假名和書	三	棠陰比事	無	無
			五	同假名	無	無
			八	同加鈔(都臺致政海虞吳訥撰)	無	無
			一	祥刑要覽(刑法ノ書也・熊沢了海作)	無	無
延寶 3 年 (1675)	古今書籍題林(京都毛利文八)	故事	三	棠陰比事(四明桂萬榮編)	無	無
			八	同加抄(海虞吳訥編)	無	無
		假名和書	五	平かな棠陰比事	無	無
			一	祥刑要覽(蕃山了海作・刑法ノ書也)	無	無
延寶 3 年 (1675)	新增書籍目錄(江戶、刊行者不詳)	假名	五	棠陰比事(四明桂万榮編)	無	無
			三	同真(同)	無	無
			八	同抄	無	無
貞享 2 年 (1685)	改正廣益書籍目錄(京都西村市良右衛門等四名)	假字和書	五	平かな棠陰比事	無	無
			一	祥刑要覽(蕃山了海作・刑法ノ書也)	無	無
天和元年 (1681)	書籍目錄大全(江戶山田喜兵衛)	假名	五	棠陰比事(四明桂万榮編)	無	四匁五分
			三	同真(同)	無	四匁五分
			八	同抄	無	拾五匁

元祿 5 年 (1692)	廣益書籍目 録(京都永 田調兵衛等 四名刊)	故事	五	櫻陰比事	無	無
			三	棠陰比事(四明桂 万米編)	無	無
			五	同平假名	無	無
			八	同加鈔(海虞吳訥 編)	無	無
		假名和書	五	棠陰比事(平かな)	無	無
			五	櫻陰比事(西鶴)	無	無
			一	祥刑要覽(刑法の 書/了海作)	無	無
元祿 9 年 (1696) 同寶永 6 年 (1709) 增 修	増益書籍目 録大全(河 内屋利兵 衛、京都丸 屋源兵衛)	儒書	三	棠陰比事(四明桂 万米)	秋田屋	四匁四分
			八	同加抄(海虞吳訥 編)	上村 吉田	八匁
		かな	五	棠陰比事	松坂や	三匁四分
元祿 12 年 (1699)	新版増補書 籍目録(永 田調兵衛、 西村市良右 衛門、八尾 市兵衛)	故事	三	棠陰比事(四明桂 万米)	無	無
			八	同加抄(海虞吳訥)	無	無
			五	櫻陰比事	無	無
		假名和書	五	棠陰比事(平かな)	無	無
			一	祥刑要覽(□□了 海)	無	無
正徳 5 年 (1715) 修 元祿 5 年刊 本	増補書籍目 録大全(京 都丸屋源兵 衛)	儒書	三	棠陰比事(四明桂 万米)	秋田屋	四匁四分
			八	同加抄(海虞吳訥 編)	吉田	十匁
		かな	五	棠陰比事五冊	大野木	四匁四分

上表所列書目，除第一部《和漢書籍目錄》中《棠陰比事抄》與其他二部《棠陰比事》、《棠陰比事（假名）》相隔略遠外，³⁷其他只要是分在同類者，皆比鄰而列。《棠陰比事》品項有四：棠陰比事（三冊）、同假名（即《平かな棠陰比事》，五冊）、同加鈔（八冊）和同真（三冊）。《棠陰比事》（三冊）因書肆不同，分別置於假名和書（かな）、儒書和故事三類中，故事是就內容性質分類，假名和書（かな）與儒書即表示書中既有中國儒書該有的漢文，且附有假名，加以三冊冊數，故筆者認為此應是指直接於《棠陰比事》漢文旁附上訓點之和刻本（三冊）。而「同假名」（五冊）應是直接以平假名全文翻譯之《棠陰比事物語》（五冊），同加鈔（八冊）為上述《棠陰比事加鈔》（八冊本）。至於「同真」三冊，現存《棠陰比事》中不見書名中有加「真」字之版本，因其置於「假名」類，日本文學中有將書名冠上「真名」或「真字」者，如《伊勢物語》本用假名撰寫，而真名本（或真字本）《伊勢物語》則是全書內容用漢字寫成，於漢字右側附上假名內容，即「真名」是指相對於「假名」的漢字，且此「同真」冊數與漢籍《棠陰比事》同為三冊，意味整體內容並未明顯增減，並於書名下注「同」字，指此書作者同於前部《棠陰比事》（五冊），皆為桂萬榮所作，因此此書中應留有最具漢籍代表性的漢文原文，可能是在本來漢文原文旁加上假名翻譯，以所謂「真名」本形式呈現，故記為「同真」。此類真本僅出現在由江戶書肆刊行的《新增書籍目錄》（1675年刊）與《書籍目錄大全》（1681年刊）中，意味其有地域流行特性。³⁸

從上列書目中呈現出江戶初期書肆販售《棠陰比事》概況，主要有直接於漢籍上施加日文訓點之和刻本、直接翻譯並附有註解之《加鈔》、僅全文翻譯之假名本以及真本。另外，與《棠陰比事》並列販售尚有《祥刑要覽》與《櫻陰比事》二書。除上已述之《加鈔》與真本外，以下分別就各本加以論之：

³⁷ 在《和漢書籍目錄》（無記年，推測約寬文6年）中所收《棠陰比事抄》（五冊），因是置於和書類，且冊數皆非《棠陰比事加鈔》的六冊或八冊，故此書可能為《棠陰比事》節錄本，然不知所節錄底本為何。

³⁸ 《書籍目錄大全》*Shoseki mokuroku taizen*（1681）刊行者山田喜兵衛橋重治，本為京都書肆，於天和元年移住江戶日本橋南一丁目左內町，開始刊行附有書價的書籍目錄。參見〔日〕阿部隆一 Abe Ryoichi 所撰〈江戶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錄解題二〉“Edojidai shorin shuban shoseki mokuroku kaidai ni”，《江戶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錄集成》*Edojidai shorin shuban shoseki mokuroku syusei* 第二，頁9-10。

（一）《棠陰比事》和刻本

從現存《棠陰比事》和刻本數量眾多，³⁹可知當時刊印量之龐大與流行之廣。然現存和刻本皆是由青藜閣書坊主須原屋伊八（1773-1834）刻印，屬江戶後期刊本。須原屋伊八為江戶書肆須原屋之分歧，⁴⁰屬東叡山御用書肆。其格式幾乎同於前述《棠陰比事》古活字本，分上中下卷，共三冊，粗黑口，花魚尾，半葉十行，一行十八字，有訓點，相異處唯內文無界行（僅山本北山序文有），亦無正文上框外「釋冤」、「辨誣」等標題。封面書名右側題「宋四明桂先生編著／日本東都北山先生閱」，左側題「東都叡麓／青藜閣藏」。正文前有山本北山（1752-1812）序文，其中提及青藜閣刊印一事，言「《棠陰比事》三卷，所謂有用之書也。書肆青藜閣更刷其刻，欲復布于世，請余題一言於卷端，其蓋乎人不小口矣。與夫豪傑在下可必之事。期乎不期，古云矢人欲傷人，函人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余於斯舉信之」。⁴¹後有刊記「東都書林 須原屋伊八梓行」與「東叡山下池之端仲町」。所有和刻本版式皆同，差別僅在封面、刊記等有無。⁴²現存和刻本雖不見江戶初期刊本，然從上列表格中亦可對當時情況略窺一二，並知到江戶後期，漢籍和刻本刊行已擴至江戶一地，非僅限於京都書肆。

（二）《棠陰比事物語》

慶安 2 年（1649）10 月，《棠陰比事》譯本《棠陰比事物語》五卷五冊刊行於世，⁴³開板者為安田十兵衛。安田十兵衛為京都寺町誓願寺前之書肆，專門出版《萬葉集》、《曾我物語》等日本文學作品。江戶在進入寬永年間（1624-1643）後，伴隨著教育普及，漢籍訓點本需求量增加，書肆間數亦與之成長，促使出版數量宛如洪水般氾濫，⁴⁴《棠陰比事》從註解本、

³⁹ 僅內閣文庫所藏和刻本就有十六部之多。

⁴⁰ 須原屋於萬治年間（1658-1660）從紀州有田郡栖原移至江戶，請參見〔日〕井上隆明 Inoue Takaaki：《近世書林板元總覽》*Kinsei shorin hanmoto soran*（東京[Tokyo]：青棠堂書店 [Seishodo shoten]，1998 年），頁 385。

⁴¹ 引自藏於日本內閣文庫之和刻本〈序〉，江戶青藜閣刊行，出版年不詳，頁 3b-4a。

⁴² 內閣文庫所藏和刻本中，有一部書末附「青藜閣藏版書目錄 江戶東叡山池之端仲町 須原屋伊八」，其第一葉即有《棠陰比事》廣告，上記「《棠陰比事》，宋桂萬榮著。漢土歷代ノ訟事裁斷ニアツカリタル故事ヲ李翰力蒙求ノ例ニ倣テ編集ナシタル書也」。

⁴³ 參見〔日〕中村武夫 Nakamura Takeo：〈棠陰比事物語について〉“*Toinhijimonogatari nitsuite*”，《書誌学》*Shoshigaku* 2（1965 年 11 月），頁 52-76。

⁴⁴ 參見〔日〕阿部龍一 Abe Ryoichi：〈江戶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錄解題一〉“*Edojidai shorin*

和刻本以至整本假名譯本的出現，即是在此潮流下應運而生。而假名譯本《棠陰比事》之開版，轉至以販售日本文學為主的安田十兵衛，非唐本屋等專刊漢籍本書肆，亦說明《棠陰比事》將開始下達日本庶民階層。

在上表除能觀察《棠陰比事》刊行之樣態，在江戶的山田喜兵衛書目中猶可見書籍金額的記載，此為現存最早附有書價之書籍目錄。整體而言，三冊的《棠陰比事》和刻本與五冊的假名本價格可謂一致，為四匁四分或四匁五分，而《棠陰比事加鈔》則相對昂貴許多，其中應有紙質、冊數等因素，特別是在江戶刊行目錄中要價至拾五匁，此書本為京都刊行書籍，在京都與江戶二地價差可至五匁以上，其中自然有運費因素，五匁相當於現今日幣一萬左右，可知《棠陰比事加鈔》實非一般大眾所能輕易購買書籍，故此類書籍購買者主要應還是專門租借書籍給大眾之貸本屋。而在京都的丸屋源兵衛目錄中除附有書價外，更出現書肆名，被歸為「儒書」類的三冊和刻本書肆為秋田屋，《棠陰比事加鈔》為上村（元祿9年目錄）與吉田（寶永6年目錄），秋田屋與上村皆為上述京都十哲中之書肆，吉田亦為物之本屋，《棠陰比事加鈔》書肆由上村換至吉田，應是板木轉移之故。

（三）關於《祥刑要覽》

在寬文11年書籍目錄「假名和書」類中列有四種書目，依序為《棠陰比事》（三冊）、假名本（五冊）、《棠陰比事加鈔》（八冊）與《祥刑要覽》（一冊）。值得注意的是在《棠陰比事加鈔》下注有「都臺致政海／虞吳訥撰」（兩行），《祥刑要覽》下記「刑法／書也／熊沢了海作」（兩行），兩書比鄰而列。然吳訥非《棠陰比事加鈔》作者，而是下一部《祥刑要覽》作者，即此兩段共四行文字應為連續內容：「都臺致政海虞吳訥撰。刑法／書也，熊沢了海作」，皆為《祥刑要覽》的作者說明，前兩行所以寫至《棠陰比事加鈔》下，應是抄錄空間不足，故挪用前一部作品下方空白處。然問題在之後所有目錄中《棠陰比事加鈔》作者皆成為吳訥，如延寶3年《古今書籍題林》中將《棠陰比事加鈔》與《祥刑要覽》置於不同類中，故事類的《棠陰比事加鈔》下注「海虞吳訥編」，⁴⁵假名和書類的《祥刑要覽》

shuban shoseki mokuroku kaidai ichi”，《江戶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錄集成》*Edojidai shorin shuban shoseki mokuroku syusei* 第一，頁8。

⁴⁵ [日]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 KEIO Institute of Oriental Classics 編：《江戶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錄集成》*Edojidai shorin shuban shoseki mokuroku syusei* 第1冊，頁185。

下注「蕃山了海作／刑法ノ書也」，⁴⁶明顯將《棠陰比事加鈔》作者視為吳訥，《祥刑要覽》為蕃山了海。然在江戶一地所出二部目錄中，「同抄」（八冊）下為空白，江戶所列「同抄」一書名雖與京都所列「同加鈔」略異，然從冊數相同且書價相對昂貴來看，所指應為同書，而從其下方並未加註作者名，或許《棠陰比事加鈔》中所謂「海虞吳訥編」，是京都一地書籍目錄中之傳抄錯誤。

吳訥所編《祥刑要覽》三卷，上卷為經典大訓，並記漢至宋朝善者為法之案例，中卷與下卷各收八十七則與五十三則案例，其中案例幾乎來自《棠陰比事》。⁴⁷在前述林羅山《梅村載筆》中雖可見《祥刑要覽》書名，然現存日本可見《祥刑要覽》僅存上卷，有寬永元年（1624）京都田中長左衛門刊印之古活字排印十字本，為一冊。田中長左衛門書肆位於二條通松屋町，為唐本屋，專售漢籍。此處《祥刑要覽》是置於假名和書類中，可能為其譯本，譯者蕃山了海（即熊沢了海，1619-1691），京都人，師承陽明學儒者中江藤樹（1608-1648），仕於岡山藩池田光政（1609-1982），⁴⁸為當時十分著名之藩政大老，⁴⁹書肆自然以其名販售漢籍譯本。另在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有天保5年本一卷（為一冊），為美濃國岩村藩之藩校備員若山拯（1802-1867）所校，其序文中云：「此書寬永間有坊板，燬於災，今見其刻木，紕繆匪少。頃者，吾藩諸有司相與謀改刻之，欲以便覽閱，且以頒闡藩子弟，資其講習，屬拯校之，因訂其訛誤，正其句讀，不可讀者闕

⁴⁶〔日〕慶應義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庫 KEIO Institute of Oriental Classics 編：《江戸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錄集成》*Edojidai shorin shuban shoseki mokuroku syusei* 第1冊，頁196。

⁴⁷所用版本為中山大學所藏明嘉靖刻本，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子部法家類37（臺南[Tainan]：莊嚴[Zhuang yan]，1995年），頁314-361。另在日本內閣文庫藏有一江戶手抄本，其中收有桂萬榮《棠陰比事》後序，序後接吳訥識語，首言桂萬榮前後序相去二十四載，且史冊無傳，僅能以俟知音，其後追朔桂萬榮後代子孫至近歲，並言其後代能登進士拜官，實乃積慶之澤，最後云「予也毫荒之餘，謹備書此卷末，庶幾典祥刑者觀之，其亦有所勸也夫，其亦有所傲也夫。景泰辛未夏，海虞大耄翁識。」

⁴⁸關於其生平，請參見〔日〕木村光德 Kimura Mitsunori 等編：《中江藤樹・熊沢蕃山》*Nakae Toju to Kumazawa Banzan*（東京[Tokyo]：明德出版社[Meitokusyupansya]，1994年），頁163-320。

⁴⁹如〔日〕井原西鶴在其《本朝二十不孝》一書中有描寫當時岡山藩心學盛行情況，參見〔日〕井原西鶴 Ihara Saikaku：《本朝二十不孝》*Honchonijufuko*，收於《新 日本古典文學大系》*Shin nihon koten bungaku taikai* 76（東京[Tokyo]：岩波書店[Iwanami Shoten]，1991年）卷4〈善惡の二つ車〉“zenaku no futatsukuruma”，頁461。

之。」⁵⁰從此序可知在寬永年間（1624-1643）坊間書肆已刊行《祥刑要覽》，後板木遭燒燬，如今若山拯見到寬永年間坊本，錯誤頗多，於是加以校正刊行，並作為藩府子弟教育之用。其所見坊本應是上有漢文原文者，非蕃山了海假名本，此亦可知上表所列書目中雖僅見《祥刑要覽》假名本，實坊間仍有出版其和刻本。

四、井原西鶴與大坂書肆：《本朝櫻陰比事》的出版

上述不論是《棠陰比事》或是《祥刑要覽》，皆是漢籍之和刻本、譯本與註解本，然從元祿5年（1692）目錄中，可見《櫻陰比事》（全名《本朝櫻陰比事》，五卷五冊）一書開始羅列其中。關於《本朝櫻陰比事》一書作者，因書中無記名，故學界有井原西鶴（1642-1693）或其弟子北条団水（1663-1771）之爭，⁵¹然從上表元祿5年書籍目錄中《櫻陰比事》下方明注作者為西鶴可知，無論撰寫者是否真為西鶴本人，書肆是以其名進行販售，讀者亦是將其視作西鶴作品購買。

《本朝櫻陰比事》刊行於元祿2年（1689）正月，為浮世草子。作為日本文學作品之《本朝櫻陰比事》，書籍目錄將其與《棠陰比事》、《祥刑要覽》同置一處，意味當時書肆將之認定與中國法律書籍屬同一類型。《本朝櫻陰比事》共四十四則，書名中「本朝」二字即含有仿效中國故事或書籍之意，此書無序文，然在第一則〈春の初の松葉山〉一開頭有云：

夫大唐の花は甘棠の陰に召伯遊んで詩をうたへり。和朝の花は櫻の木かげゆたかに歌を吟じ、此時なるかな御代の山も動す。四つの海原不斷の小細浪靜に、王城の水きよく流のすゑの久しきひとりの翁あって、百餘歳になるまで家に杖突事もなく、善惡ふたつの耳かしくく聞傳へたる物語り、今の世の慰さみ草ともなりて心の風に亂れたる萩も薄も、まつすぐに分れる道の道筋の廣き事、筆のはやしにも中々書つきずして殘しぬ。⁵²

⁵⁰ [日] 若山拯 Wakayama Sho: 〈刻祥刑要覽序〉“Kokushokeiyoranjo”, 《祥刑要覽》Shokeiyoran (一冊, 藏於日本國會圖書館), 頁 1b。

⁵¹ 參見 [日] 田中宏 Tanaka Hiroshi: 〈『本朝桜陰比事』について——森銑三氏の一文に関して〉“Honyooinhiji nitsuite: Mori Senzo si no ichibun nikanshite”, 《文学研究》Bungaku Kenkyu 48 (1978年12月), 頁 25-36。

⁵² [日] 井原西鶴 Ihara Saikaku: 《本朝櫻陰比事》Honyooinhizi (德田武編, 為翻刻本,

（若謂唐土之花，有歌詠召伯於甘棠之下的詩；若謂我國之花，則有人們在櫻花樹下吟詠和歌。當今為四海風平浪靜之太平盛世，帝都之水清澈，水流盡頭住一老翁，老翁雖已百歲卻不需拐杖，且能分辨善惡，所言故事撫慰人心，即使是險惡事件亦能明辨曲直、明察判決，其所言甚多，無法盡述。）

其以《棠陰比事》書名典故「召伯聽訟」作為開場，引出此書以「櫻」為名之因，進而歌頌當朝為太平盛世，以一老翁口述故事方式，暗指犯罪皆為過往，如今四海昇平，所謂良吏無冤民，將刑獄與治國作一連結。西鶴在《本朝櫻陰比事》刊行前一年出版《武家義理物語》與《新可笑集》二書，其中《武家義理物語》卷三之一〈堯明は瓢箪より出る〉一則即仿自《棠陰比事》〈濟美釣篋〉。⁵³在《新可笑集》中亦描述一工匠放棄家業，「朝暮分別して、《棠陰比事》など枕にし、夢にもこれを忘れず、目安作りといふ名利にかかはりける（廢寢忘食研讀《棠陰比事》等書籍，望是否能從中學習謀利技術）」，⁵⁴可知其察覺讀者對《棠陰比事》十分熱衷，並在前一年所出版《新可笑集》中記下《棠陰比事》流行盛況，此雖為事實陳述，然亦為翌年將刊行之《本朝櫻陰比事》埋下預告要素，如此當讀者見書肆販售《棠陰比事》本朝版的《本朝櫻陰比事》時，自然引起獵奇求新消費心理。

初期大坂書肆主要以出版談林系的俳書、地誌、重寶記、辭書等實用書籍為多，且因與京都地理相近，故與京都書肆關係可謂有所依賴亦有所對抗。⁵⁵如此，作為大坂作家之井原西鶴，應如何利用京都刊行物之流行趨勢，卻又不落俗套能有耳目一新之感，並為主要讀者群大坂一地居民所喜

東京[Tokyo]: おうふう[Ofu], 2006年3月), 頁25。

⁵³ [日]井原西鶴 Ihara Saikaku:《武家義理物語》*Bukagiri monogatari* (《井原西鶴集》*Ihara Saikakushu* 四, 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69, 東京[Tokyo]: 小学館[Shogakukan], 2000年), 頁371-375。

⁵⁴ [日]井原西鶴 Ihara Saikaku:《新可笑集》*Shinkashoki* (《井原西鶴集》*Ihara Saikakushu* 四, 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69, 東京[Tokyo]: 小学館[Shogakukan], 2000年) 卷1〈先例の命乞ひ〉“Senrei no inochigohi”, 頁500。

⁵⁵ 參見[日]羽生紀子 Haniu Noriko:《西鶴と出版メディアの研究》*Saikaku to syubannmedia no kenkyu*, 頁11-14。

愛，實為撰寫時必須加以考量，即當創作是以出版為前提情況下，其必須在意讀者反應，並思索此類內容是否適合成為商品。

《本朝櫻陰比事》並非西鶴第一部本朝類作品，第一部為刊行於貞享3年（1686）11月的《本朝二十不孝》。在《本朝二十不孝》序文中云：「雪中の筍八百屋にあり、鯉魚は魚屋の生船にあり。世に天性の外祈らずとも、夫々の家業をなし、祿を以て萬物を調べ、孝を盡くせる人、常也。此常の人稀にして、悪人多し。生としいける輩、孝なる道をしらずんば、天の咎を遁るべからず。其例は、諸國見聞するに、不孝の輩眼前に其罪を顯はす。是を梓にちりばめ、孝にす々むる一助ならんかし。貞享四稔孟暉日（在雪天中，可在商店中買到筍子，也可在魚販處買到鯉魚。在今世，不需天助，只要依靠自身能力，努力工作，即可用所賺之錢買萬物，亦可盡孝，此乃常道。然在今世中，行此常道者少，大都是不孝者。作為人活在這世間，不知孝行為何物者，是無法逃離上天的懲罰。此種例子可多見於諸國中，讓不孝者立即能得到報應。望此書之出版，能對孝道推廣有所助益。貞享四年正月。）」⁵⁶序中用二十四孝中孟宗「泣竹生筍」與王祥「臥冰求鯉」（或姜詩「湧泉躍鯉」）二則開場，一如《本朝櫻陰比事》使用《棠陰比事》書名典故「召伯聽訟」般，即其攀附當世流行的漢籍，置於書名與內文一開始處，而內容除改編自《棠陰比事》外，⁵⁷更多來自《醒睡笑》、《板倉政要》等日本作品中，⁵⁸讓書中內容更切合日本讀者趣向。《本

⁵⁶ [日]井原西鶴 Ihara Saikaku:《本朝二十不孝》*Honchonijufuko*, 頁390。

⁵⁷ 可參見[日]麻生磯次 Asai Kiji:《江戸文学と中国文学》*Edobungaku to cyugokubungaku* (東京[Tokyo]:三省堂[Sanseido], 1955年)〈第四章 裁判物の展開と支那文學の影響〉“Daiyonsho Saipanbutsu no tenkai to shinabungaku no eikyo”, 頁257-306、[日]莊司格一 Shoji Kakuitsu:〈『本朝櫻陰比事』と中国の公案小説〉“Honchooinhiji to chukoku no koanshosetsu”,《集刊東洋學》*Shukantoyogaku* 29 (1973年6月), 頁182-193、[日]若木太一 Wakagi Taiichi:〈西鶴の翻案小説:『棠陰比事』と『本朝櫻陰比事』〉“Saikaku no honansyosetsu: *Toinhiji to Honcyooinhiji*”,《古典文學研究》*Koten bungaku kenkyu* 5 (1996.1), 頁74-82、[日]周瑛 Zhou Ying:《江戸期の裁判説話と『棠陰比事』》*Edoki no saibansetsuwa to Toinhiji* 等。

⁵⁸ 可參見[日]田中宏 Tanaka Hiroshi:〈『醒睡笑』と『本朝櫻陰比事』〉“*Seisuisyo to Honcyooinhiji*”,《文學研究》*Bungaku kenkyu* 42 (1975年11月), 頁43-52、[日]森田雅也 Morida Masaya:〈『本朝櫻陰比事』における創作視点〉“*Honchooinhiji ni okeru sosakushiten*”,《日本文藝研究》*Nihonbunkeikenkyo* 43(2) (1991年7月), 頁74-90、[日]杉本好伸 Sugimoto Yochinobu:〈西鶴のミステリー手法——『本朝櫻陰比事』に見る仕掛けと謎〉“Saikaku

朝櫻陰比事》板元書肆為雁金屋庄左衛門（大坂高麗橋真齋橋筋南入），此為其刊印西鶴之第一部作品。關於與西鶴合作之書肆，以下從其第一部浮世草子《好色一代男》刊行之天和2年（1682）開始，列表表示之：⁵⁹

時間	書名	大坂書肆	江戸書肆	京都書肆
天和2年10月 (1682)	好色一代男	荒砥屋孫兵衛 可心		
天和3年 (1683)	難波の白は伊 勢の白粉			
天和4年4月 (2月改元貞 享・1684)	諸豔大鑑	岡田三郎右衛 門	參河屋久兵衛	
貞享2年1月 (1685)	西鶴諸國ばな し	岡田三郎右衛 門		
2月	椀久一世の物 語	森田庄太郎		
春	凱陣八嶋			秋田屋市兵衛
貞享3年2月 (1686)	好色五人女	森田庄太郎	万屋清兵衛	
6月	好色一代女	岡田三郎右衛 門		

no mystery shuho *Honchooinhiji nimirushikake to nazo*”, 《日本文学》*Nihonbungaku* 54(10) (2005年10月), 頁22-33、〔日〕松村美奈 Matsumura Mina: 〈『本朝桜陰比事』について——『新可笑記』に描かれている「裁き」との比較〉“*Honchooinhiji nitsuite Shinkashoki nikakareteiru sabaki to no hikyo*”, 《解釈》*Kaishaku* 52(9・10) (2006年9月), 頁21-27、〔日〕大久保順子 Okubo Junko: 〈『板倉政要抄本』と西鶴受容——後代の裁判話抄録の意識——〉“*Kurasakaseiyoshohon to Saikakujuyo kodai no saipanwashoroku no ishiki*”, 《香椎瀉》*Kashihigata* 53 (2007年12月), 頁97-111等。

⁵⁹ 據谷脇理史教授所編西鶴年譜。另在〔日〕羽生紀子 Haniu Noriko《西鶴と出版メディアの研究》*Saikaku to syubannmedia no kenkyu* 一書中有特別取出西鶴浮世草子部分，與同時期出版之其他浮世草子進行比較，請參見頁228-232。

11 月	本朝二十不孝	岡田三郎右衛門、千種五兵衛	万屋清兵衛	
貞享 4 年 1 月 (1687)	男色大鑑	深江屋太郎兵衛		山崎屋市兵衛
3 月	懷硯			
4 月	武道傳來記	岡田三郎右衛門	万屋清兵衛	
貞享 5 年 (9 月改元元祿， 1688) 1 月	日本永代藏	森田庄太郎	西村梅風軒	金屋長兵衛
2 月	武家義理物語	安井加兵衛	万屋清兵衛	山岡市兵衛
3 月	嵐無常物語			
6 月	色里三所世帶			
9 月以前	好色盛衰記	江戸屋莊右衛門	平野屋清三郎	
11 月	新可笑記	岡田三郎右衛門	万屋清兵衛	
元祿 2 年 1 月 (1689)	本朝櫻陰比事	雁金屋庄左衛門	万屋清兵衛	
1 月	一目玉鉞	雁金屋庄左衛門		
元祿 4 年 (1691)	椀久二世の物語			
元祿 5 年 1 月 (1692)	世間胸算用	伊丹屋太郎右衛門	万屋清兵衛	松葉屋平左衛門
元祿 6 年 1 月 (1693)	浮世榮花一代男	雁金屋庄左衛門、油屋宇右衛門		
冬	西鶴置土産 (遺稿)	八尾甚左兵衛	万屋清兵衛	田中庄兵衛

元祿 7 年 3 月 (1694)	西鶴織留 (遺稿)	雁金屋庄左衛門	万屋清兵衛	松葉屋平左衛門
元祿 8 年 1 月 (1695)	西鶴俗づれ (遺稿)	八尾甚左兵衛		田中庄兵衛
元祿 9 年 1 月 (1696)	万の文反古 (遺稿)	雁金屋庄左衛門	万屋清兵衛	松葉屋平左衛門
元祿 12 年 4 月 (1699)	西鶴名残の友 (遺稿)	浪花書林		

從上表可知，在《本朝二十不孝》至《本朝櫻陰比事》出版期間，即貞享 3 年至元祿 2 年，西鶴出版量達到巔峰，尤其在《本朝櫻陰比事》出版前一年的貞享 5 年，共刊有六部作品，此年亦是西鶴與板元書肆池田屋岡田三郎右衛門（大坂吳服町八丁目）合作之最後一年。

大坂初期三大書肆為近江屋次郎右衛門（難波鶴）、深江屋太郎兵衛宗次（伏見吳服町俳諧書林）和板本安兵衛（阿波座堀），其中的深江屋與安兵衛皆有刊行西鶴早期書籍，特別是安兵衛，其刊有西鶴二部作品《生玉萬句》（寬文 13 年 6 月，1673）與《俳諧獨吟一日千句》（延寶 3 年 4 月，1675），《生玉萬句》為西鶴處女作，而《俳諧獨吟一日千句》為悼亡作品，兩部對西鶴個人而言皆十分重要，故安兵衛應是與西鶴關係十分良好之書坊主。⁶⁰進入天和時期（1681-1683），合作書肆換成池田屋岡田三郎右衛門。岡田三郎右衛門共出有《諸艶大鑑》（又名《好色二代男》）、《西鶴諸國ばなし》、《好色一代女》、《本朝二十不孝》、《武道傳來記》與《新可笑記》，加上由西鶴插畫的《本朝列仙傳》共七部。岡田三郎右衛門主要活動以大坂地區為主，且偏愛出版實用書籍，與京都書肆之合作關係薄弱，而此亦為初期大坂出版文化特色。⁶¹就現存岡田書肆出版物中，⁶²內容最多者為鍼灸等家庭醫學導向之書，其中亦不乏啟蒙教育書籍。就書坊主岡田立場而

⁶⁰ 參見〔日〕長友千代治 Nagatomo Ciyoharu：《近世上方作家・書肆研究》*Kinsei kamidata saka: shosikenkyu*（東京[Tokyo]：東京堂[Tokyodo]，1994 年），頁 22-24。

⁶¹ 參見〔日〕羽生紀子 Haniu Noriko：《西鶴と出版メディアの研究》*Saikaku to syubanmedia no kenkyu*，頁 53-56。

⁶² 同上註，頁 107-131。

言，面對地理位置相近且出版發展歷史悠久的京都書肆，在尋求符合大坂讀者讀物，自然會參考京都書肆出版品項。在由岡田所刊行的西鶴作品中，除「好色物」外，其他皆有書名與之相似的書籍由京都書肆刊行，如與《西鶴諸國ばなし》同年出版的《宗祇諸國物語》（京都坂上勝兵衛刊行），與《本朝二十不孝》同年出版的《本朝孝子傳》（京都西村孫右衛門刊行），《新可笑記》則是源自《可笑記》（京都山本五兵衛刊行）。

可知此時期西鶴作品有一部分是跟隨京都書肆流行趨勢，編寫符合大坂讀者需求的「模仿作」，其中可見與京都同年出版之作，如此快速的情報獲取，應是書坊主岡田三郎右衛門之功。然當西鶴準備刊行第二部本朝作品《本朝櫻陰比事》時，岡田與西鶴之合作卻將終止。岡田本偏愛實用書籍出版，即使出版如《和漢三才圖繪》、《和漢朗詠圖說》、《和漢初學便蒙》、《和漢算法》等「和漢」相關書籍，其性質依然傾向學習與教育，此或許是岡田離開原因之一，然若就西鶴作品而言，可發現岡田所刊最後一部作品《新可笑記》雖源於《可笑記》，然《可笑記》由京都山本五兵衛出版於萬治2年（1659），期間雖仍流行，在《新可笑記》出版那年，京都書肆卻未有新作出現，《本朝櫻陰比事》亦如是，是西鶴自身對未來流行之判斷，而非跟隨京都書肆腳步，此出版方針之轉變，或許亦影響西鶴與岡田之合作關係。而雁金屋庄左衛門從《本朝櫻陰比事》一書開始，即與之合作至遺稿出版。⁶³

至於江戶書肆万屋清兵衛，從《好色五人女》開始，其後依序有《本朝二十不孝》、《本朝列仙傳》、《武道傳來記》、《武家義理物語》、《新可笑記》、《本朝櫻陰比事》、《世間胸算用》、《浮世榮花一代男》、《西鶴置土産》、《西鶴織留》與《万の文反古》等共十二部，即使岡田與西鶴終止合作後，万屋清兵衛仍繼續作為西鶴在江戶之合作書肆。進入元祿時期（1687-1703）後，京都、大坂許多書肆皆至江戶一地開設分店，⁶⁴面對如此競爭之出版市場，能成為著名浮世草子作家井原西鶴在江戶之合作書肆，在利益層面應是有一定的保障，從此亦可知西鶴作品對江戶讀者而言，始終有其吸引力存在。

⁶³ 雁金屋庄左衛門於享保9年（1724）廢業，《本朝櫻陰比事》板木轉至柏原屋清右衛門。

⁶⁴ 參見〔日〕上里春生 Agari Haruki：《江戸書籍商史》*Edo shoseki shosi*（東京[Tokyo]：名著刊行會[Meicyo kankokai]，1976年），頁28-31。

五、結語：《棠陰比事》之餘波盪漾

出版文化的興盛，展現一國社會財富累積之後亟欲追求學問的普及現象，因平民抬頭所產生的新娛樂與新文學，在與商業利益交融之下，使整體書籍出版由「雅」往「俗」的方向前進，《棠陰比事》於江戶初期之傳播即是如此。本篇首就江戶幕府，尤其是德川賴宣（紀州藩）、漢儒林羅山與其交遊人士對此書之關注論起，並就林羅山《棠陰比事諺解》（寫本）一書中所引《疑獄集》內容，知其援用版本乃自身抄寫過的明朝張景增補之十卷本，從此可一窺林羅山對漢籍注解之脈絡；其次論述書肆對《棠陰比事》傳播之參與，分析其和刻本、註解本、假名本、真本等書籍形式刊行狀況，並發現江戶書籍目錄中對《棠陰比事加鈔》作者為吳訥此錯誤產生之因，進一步就吳訥所著《祥刑要覽》一書之譯者蕃山了海、校者若山拯，論中國律法書籍與藩國教育關係；最後，以作者井原西鶴與書賈之合作，論《本朝櫻陰比事》一書之出版。

因篇幅所限，本文止於井原西鶴出版《本朝櫻陰比事》一書動機之探討。在井原西鶴《本朝櫻陰比事》一書影響下，其後相繼有月尋堂的《鎌倉比事》、《桃陰比事》（作者不詳）等「比事」類作品刊行，以至曲亭馬琴（1767-1848）的讀本作品《青砥藤綱模稜案》出版，皆是在此風潮下誕生之物。《青砥藤綱模稜案》後集序文中有云：「昔者召伯之聽訟也，〈甘棠〉以民頌德……是以天下無冤民，無冤民則氣和、聲和而天地之和應矣……余曩做桂萬榮《棠陰比事》，假托言於青砥讞獄輯錄，釋冤辨誣，擿姦發伏，千般萬般之態，命之曰《摸稜案》」。⁶⁵《青砥藤綱模稜案》故事及人物形象塑造主要出自《龍圖公案》，然其序文依然論及《棠陰比事》，甚而「是以天下無冤民，無冤民則氣和、聲和而天地之和應矣」，此段乃元本《棠陰比事》中田澤序文內容，可知即使至江戶後期，作者欲撰寫案例故事，依然會與《棠陰比事》作一連結。除文學作品外，江戶幕府於天保12年（1841）所製的刑罰判定規章命名為《棠陰秘鑑》，可知《棠陰比事》一書在古今異地的輾轉流傳中，於江戶一朝中已不存在判例與小說中的虛實界線，儼然成為司法之代名詞。

【責任編校：李宛芝、林雅雯】

⁶⁵ 本篇所用為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之刊本，後集封面中書名為「青砥藤綱模稜案後集」，左右分別為「葛飾北齋畫 平林堂梓」與「曲亭主人著 第二編五冊」，文化9年（1812）序文。

主要參考書目

專著

- 〔宋〕桂萬榮 Gui Wanrong：《棠陰比事》*Tangyinbishi*，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第729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年，上海涵芬樓借江安傅氏雙鑑藏景元鈔本景印。
- 〔明〕吳訥 Wu Na：《棠陰比事原編》*Tangyinbishi Yuan Bian*，收於《百部叢書集成》*Baibu congshu jicheng*，《學海類編》*Xuehai leibian* 第11函。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67年。
- ：《祥刑要覽》*Xiang Xing Yao Lan* 三卷，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子部法家類37，臺南 Tainan：莊嚴 Zhuang Yan，1995年。
- 〔日〕上里春生 Agari Haruki：《江戶書籍商史》*Edo shoseki shosi*，東京 Tokyo：名著刊行會 Meicyokankokai，1976年。
- 〔日〕井上敏幸 Inoue Toshiyuk 等編：《元祿文學を学ぶ人のために》*Kenrokubungaku o manabuhito no tameni*，京都 Kyoto：世界思想社 Sekai shissha，2001年。
- 〔日〕井上隆明 Inoue Takaaki：《近世書林板元總覽》*Kinsei shorin hanmoto soran*，東京 Tokyo：青裳堂書店 Seishodo shoten，1998年。
- 〔日〕木村光徳 Kimura Mitsunori 等編：《中江藤樹・熊沢蕃山》*Nakae Toju to Kumazawa Banzan*，東京 Tokyo：明德出版社 Meitoku syupansya，1994年。
- 〔日〕井原西鶴 Ihara Saikaku：《本朝櫻陰比事》*Honchooinhiji*，徳田武編，為翻刻本，東京 Tokyo：おうふう Ofu，2006年。
- 〔日〕羽生紀子 Haniu Noriko：《西鶴と出版メディアの研究》*Saikaku to syubannmedia no kenkyu*，大阪 Osaka：和泉書院 Izumi shoin，2000年。
- 〔日〕佚名 Anonymous：《重訂御書籍目錄》*Jutei oshoseki mokuroku*，寫本，藏於東京大學総合圖書館（南癸文庫）。
- 〔日〕長友千代治 Nagatomo Ciyoharu：《近世上方作家・書肆研究》*Kinsei kamidata saka: shosikenkyu*，東京 Tokyo：東京堂 Tokyodo，1994年。

- [日] 花田富二夫 Hanada Fujio 等編：《假名草子集成》*Kanazoshisyusei* 第 53 卷，東京 Tokyo：東京堂 Tokyodo，2015 年。
- [日] 幸島宗意 Kojima Soi：《倭板書籍考》*Wahan shosekiko* 十卷，為元祿 15 年（1702）三月京都木村市郎兵衛刊本 Kyoto Kimura Ichirobe，收入《日本書目大成》*Nihon shomoku taisei* 第 3 卷，東京 Tokyo：汲古書院 Kyukoshoin，1979 年。
- [日] 周瑛 Zhou Ying：《江戸期の裁判説話と『棠陰比事』》*Edoki no saibansetsuwa to Toinhiji*，東京 Tokyo：汲古書院 Kyuko shoin，2015 年。
- [日] 林羅山 Hayashi Razan：《棠陰比事》*Toinhiji* 手抄本，藏於日本內閣文庫。
- ：《疑獄集》*Gigokushu* 十卷，手抄本，藏於日本內閣文庫。
- ：《棠陰比事加鈔》*Toinhijikasho*，藏於日本國會圖書館。
- ：《棠陰比事諺解》*Toinhijigenkai*，寫本，藏於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
- ：《羅山先生文集》*Razan sensei bunshu*，京都史蹟會編，京都 Kyoto：平安考古學會 Heian koko gakukai，1918 年。
- ：《羅山先生詩集》*Razan sensei shishu*，京都史蹟會編，京都 Kyoto：平安考古學會 Heian koko gakukai，1920-1921 年。
- ：《梅村載筆》*Baison saihitsu*，收入《日本隨筆大成》*Nihon zuihitsu taisei* 第 1 期，東京 Tokyo：吉川弘文館 Yoshikawakobunkan，1975 年 3 月。
- [日] 原念齋 Hara nensai 著、塚本哲三 Tsukamoto Tatsuzo 編：《先哲叢談》*Santetsu sodan*，東京 Tokyo：有朋堂書店 Yuhodo shoten，1920 年。
- [日] 麻生磯次 Asai Kiji：《江戸文学と中国文学》*Edobungaku to cyugokubungaku*，東京 Tokyo：三省堂 Sanseido，1955 年。
- [日] 鈴木健一 Suzuki Kenichi：《林羅山年譜稿》*Hayashi Ranzan nenpuko*，東京 Tokyo：ぺんかん社 Penkansya，1999 年。
- [日] 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編 KEIO Institute of Oriental Classics：《江戸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錄集成》*Edojidai shorin shuban shoseki mokuroku syusei*，東京 Tokyo：井上書房 Inoueshobo，1962-1964 年。

期刊論文

- 〔日〕大久保順子 Okubo Junko：〈『棠陰比事』系列裁判小考——「諺解」「加鈔」「物語」の翻訳と変容〉“*Toinhiji keiretsu saiban syoko: genkai, kasho, monogatari no honyaku to henyo*”，《香椎潟》*Kashihigata* 44 卷，1999 年 3 月。
- 〔日〕中村武夫 Nakamura Takeo：〈棠陰比事物語について〉“*Toinhijimonogatari nitsuite*”，《書誌学》*Shoshigaku* 2，1965 年 11 月。
- 〔日〕田中宏 Tanaka Hiroshi：〈『本朝桜陰比事』について——森銚三氏の一文に関して〉“*Honcyooinhizi nitsuite: Mori Senzo si no ichibun nikanshite*”，《文学研究》*Bungaku kenkyu* 48，1978 年 12 月。
- 〔日〕佐立治人 Sadachi Naoto：〈『棠陰比事原編』『棠陰比事続編』『棠陰比事補編』と呼ばれる裁判逸話集について〉“*Toinhijigenpen, Toinhijizokuhen, Toinhijihohen to yobareru saibanitsuwasyu nitsuite*”，《法史学研究会会報》*Hoshigaku kenkyukai kaiho* 12，2008。
- 〔日〕松村美奈 Matsumura Mina：〈『棠陰比事』の注釈書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林羅山との関連を軸に」〉“*Toinhiji no cyusyakusho nitsuite no ichikosatsu: Hayashi Razan to no kanren wo ziku ni*”，《文学研究》*Bungaku kenkyu* 95，2007 年 4 月。
- ：〈『棠陰比事』をめぐる人々——金子祇景の人的交流を中心に〉“*Toinhiji wo meguru hitobito: Kaneko Gikei no hitotekikoryu wo cyushin ni*”，《愛知大学国文学》*Aichidaigaku kokubungaku* 47，2007 年 11 月。
- 〔日〕長島宏明 Nagashima Hiroaki：〈調査報告八 常磐松文庫藏『棠陰比事』(朝鮮版)三卷一冊〉“*Cyosa hokoku hachi: tokiwamatsubunko zo Toinhiji(cyosenhan)sanmaki isatsu*”，《實踐女子大學文藝資料研究年報》*Jisen zyoshi daigaku bungei shiryō kenkyū nenpo* 第 2 號，1983 年 3 月。
- 〔日〕若木太一 Wakagi Taiichi：〈西鶴の翻案小説：『棠陰比事』と『本朝桜陰比事』〉“*Saikaku no honansyosetsu: Toinhiji to Honcyooinhiji*”，《古典文学研究》*Koten bungaku kenkyū* 5，1996 年 12 月。
- 〔日〕渡辺守邦 Watanabe Morikuni：〈仮名草子と羅山〉“*Kanazoshi to Razan*”，《言語と文芸》*Gengo to bungei* 88，1979 年 9 月。

〔日〕鈴木健一 Suzuki Kenichi :〈林羅山の文学活動〉“Hayashi Ranzan no bungaku katsudo”, 《国文学・解釈と鑑賞》*Kokubungaku: kaisyaku to kansyo* 第73卷10號, 2008年10月。